



鐵樵函授醫學

傷寒論義



第一種第九期

傷寒論講義

卷九

未持脈時。病人手又自冒心。師因教試令欬而不欬者。此必兩耳聾無聞也。所以然者。以重發汗。虛故如此。脈經手又作叉。叉手玉函脈經千金翼不欬問有卽字。作以重發其汗。虛故也。

張云。此示人推測陽虛之一端也。陽虛耳聾。與少陽傳經耳聾迥別。亟宜固陽爲要也。叉手冒心。加之耳聾。陽虛極矣。嘗見汗後陽虛耳聾。諸醫施治。不出小柴胡加減。屢服愈甚。必大劑參附。庶可挽回也。錢云。誤汗亡陽。則腎家之真陽敗泄。所以腎竅之兩耳無聞。獨老年腎憊陽衰。亦兩耳無聞。其義一也。治法宜固其陽。魏云。蓋陽虛之甚。兩耳無聞。則陽浮於上。根離於下。待時而脫。昏蒙之狀。神明已亂矣。丹云。案汪氏引補亡論曰。素無熱人。可與芍藥附子湯。素有熱人。可與黃耆建中湯。魏氏曰。輕則桂枝甘草。重則加參附。程氏亦云。用桂枝甘草湯。然桂枝甘草湯症。虛特在膈中。今加之以耳

聾精氣將脫。危險殊甚。張氏用大劑參附。固爲得矣。

鐵樵按。此條注家。侃侃而談。似乎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吾總疑之。病者耳聾與否。乃他覺證。非自覺證。看護者自能知之。在理診脈之先。醫當先問。不然。病家當先以告醫。豈必待醫教令欬不欬。然後辨爲聾乎。抑病人旣因發汗過多。致叉手自冒。則神志已不清楚。豈但教欬不欬。卽醫欲視其舌色。病人瞢然不應者。亦常有之。又何能斷定是耳聾。又病至叉手自冒。往往憚煩不欲發言。亦并不願人與之言。果其如此。自然教欬不欬。又豈能斷定是耳聾乎。嘗思醫者之於病人及病家。處處當以誠意爲應接。不可有機心。一有機心。致多誤會。旣有誤會。未免岐路之中。復有岐路。亡羊不可追矣。今試令病人欬。而意不在欬。是機心也。不直接爽快問病家。而必如此做作。意果何居。吾意此條。必彼江南諸師之得仲景書者。自記其心得之語。展轉傳授。誤爲正文。叔和編次時。未加裁剪。遂留此汗點。未

可知也。否則傷寒論全書皆以病爲主。獨此條有江湖氣味。無論仲景之人格。決不以此教人。即以文字論。亦不致如此不倫也。

心字仍是衍文與前同

發汗後。飲水多必喘。以水灌之亦喘。

玉函脈經千金翼多下有者字

成云。喘。肺疾。飲水多喘者。飲冷傷肺也。以冷水灌洗而喘者。形寒傷肺也。

錢云。中風發汗後。欲得飲水者。少與之可也。若飲水過多。則胃虛不運。水冷難消。必至停蓄不滲。水寒侵肺。呼吸不利。故肺脹胸滿。氣逆而喘急也。若

以冷水灌濯。則營衛先已空疎。使寒邪入腠。水氣侵膚。內通於肺。而亦爲喘也。柯云。漢時治病。有火攻水攻之法。故仲景言及之。丹云。案水攻論中

無所攷。唯玉函脈經有可水篇。其中一條云。寸口脈洪而大。數而滑云云。鍼

藥所不能制。與水灌枯槁。陽氣微散。身寒溫衣覆。汗出表裏通利。其病卽除

正其義也。

文蛤散條反以冷水灌之若灌之

又云。案此條喻氏張氏魏氏。並以麻黃杏仁甘草

石膏湯爲主。蓋本于郭雍補亡論。水寒傷肺。恐非所宜也。柯氏主以五苓散。汪氏則用茯苓桂枝生薑甘草湯。加厚朴杏仁。錢氏云。去麻黃加葶藶之小。青龍湯。或可酌用。蓋錢所處。似切當矣。

鐵樵按。右爲丹波氏按語。頗右錢氏之說。其實小青龍去麻黃加葶藶。不可用也。近頃滬上盛行急性肺病。推考此病所以盛行。乃由醫藥釀成。初起。不過傷風咳嗽三數日後。繼以發熱。蓋流行感冒常有之病狀也。而滬上通行臨證指南。溫熱經緯等書。甚且併此等書亦不讀。惟專用清水豆卷。淡豆豉。海貝齒。路路通等魔道藥敷衍。此等藥服之。當然不效。又三數日。便繼之以鮮石斛。欬嗽本屬傷風。自得石斛等甘涼藥。病無出路。欬乃愈甚。漸漸脈絡興奮。氣急鼻扇。此時仍不按病理。惟用其以訛傳訛之方藥。因溫熱經緯有溫病忌表之說。抵死不敢用麻黃。却敢用葶藶。且葶藶

何光景。第知此藥瀉肺。以爲肺氣壅盛。瀉之當也。故肆無忌憚。不知肺爲風束。當宣。肺寒不行水。當表。葶藶非其治也。本節汗後飲水多必喘。正與七十四節。汗後胃中乾。欲飲水者。稍稍予之。文字相應。柯氏主五苓。汪氏主苓桂薑棗。差爲不謬。若小青龍去麻黃加葶藶。究何所取義乎。至於水灌之法。現在無用之者。故此種誤治不經見。然衡量病情。其所以喘。仍是肺不行水。當麻黃。不當葶藶。近來曾兩見用麻黃者。其一滿紙魔道藥中。間忽雜麻黃二分。其二則當頭用麻黃一錢半。前者病不愈。後者更不救。此則用藥之人。全無學識。非麻黃之咎也。

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爲逆。若更發汗。必吐下不止。

脈經下發字下有其字。玉函若字以下九字無。

成云。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爲之吐逆。發汗亡陽。胃中虛冷也。若更發汗。則愈損陽氣。胃氣大虛。故吐下不止。程云。發汗後見此者。由未汗之先。其人

已是中虛而寒。故一誤不甚再誤。發云。誤汗則胃中陽氣虛損。胃本司內。

因胃中虛冷。氣上逆而不受。故水藥俱不得入口。以主納者不得納。故謂之逆。然與水逆證之水入則吐不同也。汪云。汗多亡陽。胃中元氣虛。不得消水。此治之之逆。謂治不以理也。補亡論。常器之云。可與半夏茯苓湯。丹云。按活人書曰。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爲逆。若更發汗。必吐下不止。小半夏加茯苓湯。大半夏加橘皮湯。喻氏魏氏周氏張氏。皆以爲水逆。以五苓散爲主。柯氏曰。此熱在胃口。須用梔子湯瓜蒂散。因其勢而吐之。亦通因通法也。並於本條義難叶。蓋此條證。其人素有痰飲。清陽之氣久虛者。誤汗則風藥挾飲。結聚上焦。以至水藥拒格不入也。故主以小半夏加茯苓湯等。下逆驅飲者。爲允當。若寒多者。理中去朮加生薑湯之屬。須酌用也。又云。爲逆。成氏喻氏輩。爲吐逆之義。不可從也。金鑑以吐下之下爲衍文。亦非也。

鐵樵按。水藥不得入口。是有格拒之意。綜前後各條觀之。是必胃中寒者。若熱則胃燥消渴矣。七十八條。重發汗之虛。七十九條。水多必喘。與本條



水不得入之逆。皆所以明五苓證之外。有此等類似證。五苓證屬熱屬實。此類似證屬虛屬寒。教人當寒寒熱虛實。不得執泥。則編次之微意也。若更發汗。必吐下不止九字。文義未嘗不順。蓋爲逆字。當作誤治解。不當作吐逆解。與後九十五條爲逆字同。發汗旣屬誤治。自不可再汗。再汗必有變故。是情理中事。惟云若更發汗。必吐下不止。此卻未曾見過。亦不能言其理。疑當從玉函刪去若字以下九字爲是。

汗腺與腸胃。彼此互爲承制。發汗過當。吐下不止。確有其事。有其理。前注此書時。主刪九字。非是。

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懣。梔子豉湯主之。若少氣者。梔子甘草豉湯主之。若嘔者。梔子生薑豉湯主之。

發汗上脉經有傷寒二字。玉函脉經千金翼無若劇之若

及必字外臺者必二字作則一字心中懊懣作心內苦瘡懣農

汪云發汗吐下後者。謂雖經汗吐且下。而傷寒之邪熱猶未解也。邪熱未解。

必乘其人之虛。而客於胸中。胸中鬱熱。因生煩躁。陽氣擾亂。不得眠也。劇者煩極也。煩極則知其人鬱熱愈甚。故不惟不眠。而且反覆顛倒而不安。心中懊懣。鬱鬱然不舒暢而憤悶也。虛煩證。虛者。正氣之虛。煩者。邪氣之實。乃不可作真虛看。作汗吐下後暴虛看。少氣者。乃熱傷氣而氣促急。非真氣虛也。丹云。按懊懣。成氏曰。心中懊懣而憤悶。懊懣者。俗謂鶻突是也。傷寒直格曰。懊懣者。煩心熱躁。悶亂不甯也。甚者。似中巴豆草烏頭之類毒藥之狀也。王氏曰。懣。卽惱字。古通用。楊雄方言曰。愁悲憤懣。毒而不發。謂之氏惆。郭璞注云。氏惆。懊懣也。孫奕示兒編云。糊塗讀鶻突。或曰。不分明也。鶻隼也。突起鹵莽之狀。又案此似後世所謂嘈雜。醫學統旨曰。餽者。似饑而甚。似躁而輕。有懊懣不自甯之况。皆因心下有痰火而動。或食鬱而有熱。故作是也。又云。準繩曰。少氣者。氣少不足以言也。

鐵樵按。自此以下至八十六節。乃梔子豉湯法。梔豉之爲用。就經文觀云。

可得而言者如下。

傷寒通胸室  
病身極  
清降濁

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其甚者。懊憹顛倒。梔豉主之。則知梔豉能治懊憹。八十二節煩熱。胸中窒。主梔豉。則知梔豉能清煩熱。通胸室。八十三節身熱。心中結痛。主梔豉。則知梔豉能除心痛。身熱。其云若少氣者。梔豉甘草。則知梔豉不補。補須加甘草也。凡藥皆當相配。今以甘草一味爲出入。則知梔豉爲最平劑。梔豉既爲平劑。則知所謂懊憹。所謂少氣。皆非甚劇之病症。其云嘔者。梔子生薑豉湯。則知梔豉並不能止嘔。止嘔有賴乎生薑。同時卽可以反證梔豉。決不令人作嘔。注家以梔豉爲吐劑者。非也。至於腹滿者加厚朴。中寒者加乾薑。與麻桂各方見證。加入之副藥同例。惟據此。可知梔豉自是一種病候。此據經文本文可知者。至就經驗言之。梔豉湯以升降爲用。其事甚確。瓜蒂散條下。附有醫按可證也。傷寒之例。閉者汗之。熱者清之。寒者溫之。陽證正治。陰證從治。注家謂梔豉性涼。能清熱。然陽明熱甚。已有石膏芩連。梔豉何取。又凡陽病之熱。皆體溫爲變。若

誤治卽虛。虛卽成陰證。今觀梔豉之用。皆在大汗下之後。在理大汗下之後。當虛。則所謂微煩微熱者。當係虛煩。虛熱。虛則爲陰證。例當從治。從治熱因熱用。梔豉旣爲涼藥。不與此背義乎。又醫宗金鑑於梔子厚朴湯條下。有云。旣無三陽實證。又非三陰虛證云云。夫傷寒論以六經爲主。今云非三陽亦非三陰。豈在六經之外乎。凡此皆能令學者迷惘。故非洞明原理。不可。凡治病用藥之標準。以證。色脈皆是證當對證用藥。與西醫所謂對證療法不同。學者勿誤會。

當以藥試病。此盡人所知也。然當知苟非萬不得已。切禁大出入。王海藏云。有本是陽證。因攻下而遂成陰證者。旣見陰證。卽須從陰證治。見海藏陰證略例原

文如何未經檢  
查僅撮其大意

攻下用涼。從陰證治用溫。故病有今日用涼。明日用溫者。有

上午用涼。下午用溫者。攻用大黃。溫用附子。此所謂大出大入。然此種治法。必須真知灼見。其爲刻不容緩。證據旣確。然後毅然放手爲之。蓋畏首畏尾。卽不能挽回危局。而審證不確。卽輕藥亦禍不旋踵。此治醫所以難

也。又當知此等挽回之法。祇能一次。斷無第二次。陽明府證之大承氣陰證之四逆真武通脈白通皆是。假如第一次已用大起大落之藥。用之過當。而再加以第二次之挽回。則藏氣必亂。敗證悉見。不可救藥。故仲景於此。非常審慎。如承氣證。辨矢之已結未結。有種種商量。是其例也。又當知病有初終。誤有淺深。傷寒末期而誤。是誤之深者。傷寒初期而誤。是誤之淺者。用藥背謬而誤。是誤之深者。用藥過當而誤。是誤之淺者。凡在末期用藥背謬。無可挽回之理。在初期則爲難治。論中救逆諸法皆是也。在末期用藥過當。亦難治。若初期用藥過當。雖見逆象。乃是逆之淺者。梔豉證是也。發汗後。虛煩不得眠。甚者懊憹顛倒。此非用藥背謬之逆。乃用藥過當之逆。藥力重。藏氣猝不得轉。因有此現象。若復以重藥救之。則藏氣亂而爲重險之證。故取豆豉之升發。梔子之苦降。以徐俟其定。以故旣非陽證治法。亦非陰證治法也。準此可知梔豉是輕藥。是不欲戰而取守之方。

法是大汗下後一日半日內事。

梔子鼓湯方

脉經千金翼無鼓字

梔子

十四箇擘成本玉函簡作枚下並同

香鼓

四合綿裹

右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得二升半。內鼓。煮取一升半。去滓。分爲二服。溫進一服。得吐者。止後服。

外臺二升半下有去滓二字取上有快字

錫云。梔子性寒。導心中之煩熱以下行。豆豉黧熟而輕浮。引水液之上升也。陰陽和而水火濟。煩自解矣。案梔子鼓湯。舊說指爲吐藥。卽王好古之高明。亦云本草並不言梔子能吐。奚仲景用爲吐藥。此皆不能思維經旨。以訛傳訛者也。如瓜蒂散二條。本經必曰吐之。梔子鼓湯六節。並不言一吐字。且吐下後虛煩。豈有復吐之理乎。此因瓜蒂散內用香鼓二合。而誤傳之也。志云。舊本有一服得吐止後服七字。此因瓜蒂散中有香鼓。而誤傳於此也。今

以散在外之身熱。案葛翁肘後方用淡豆豉治傷寒。主能發汗。丹云傷寒直格曰。或吐者止後服。凡諸梔子湯皆非吐人之藥。以其燥熱鬱結之甚。而藥頓攻之。不能開通。則鬱發而吐。因其嘔吐發開鬱結。則氣通津液寬行而已。故不須再服也。又云傷寒蘊要曰。香豉味苦甘平。發汗必用之。又能佐梔子治懊憹之藥也。傷寒明條曰。得汗止後服。丹又云。案本方成氏而降諸家。率以爲吐劑。特志聰錫駒斷爲非吐劑。可謂卓見矣。汪氏曰。余曾調此湯與病人服之。未必能吐。何也。蓋梔子之性苦寒。能清胃火。潤燥。豉性苦寒微甘。能瀉熱。而兼下氣調中。所以其苦未必能使人吐也。醫工必欲升散火鬱。當于病人喉中探之。便吐可耳。又用豉法。須陳腐極臭者。能使人吐。方中云香豉。恐醫工用豉反取新製而氣不臭者。無怪乎其不能使人吐也。今驗之極臭者。能使人吐。然以爲吐劑者。竟似乖乎本條之旨焉。又云。汪氏曰。梔子十四枚。當是四十枝。否則香豉四合。分兩多寡不相稱矣。案此說不必



矣。又云。名醫類案曰。江應宿治都事靳相主。患傷寒十餘日。身熱無汗。怫鬱不得臥。非躁非煩。非寒非痛。時發一聲。如嘆息之狀。醫者不知何證。迎余診視曰。懊懣怫鬱證也。投以梔子豉湯一劑。十減二三。再以大柴胡湯下燥屎。怫鬱除而安臥。調理數日而起。又云。小兒藥證直訣。梔子飲子。治小兒畜熱在中。身熱狂躁。昏迷不食。大梔子仁七個。豆豉半兩。右共用水三盞。煮至二盞。看多少服之。無時。或吐或不吐。立效。

梔子甘草豉湯方千金翼無豉字

梔子十四箇

甘草二兩

香豉四合

右三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甘草。取一升半。內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溫進一服。得吐者。止後服。得下玉函有快字成本不載本方第十卷云梔子湯方內入甘草二兩餘依前法得吐止後服

錫云。少氣者。中氣虛。而不能交通上下。加甘草以補之。丹云。古方選注曰。



非理也。蓋少氣者。一如飲家之短氣也。熱蘊至高之分。乃加甘草。載梔豉於上。須臾卽吐。越出至高之熱。案此說以甘草爲湧吐之品。今驗能吐胸中痰飲。然此方所用。不必在此。又云。案志聰本。錫駒本。本方及梔子生薑豉湯。

### 梔子生薑豉湯方

梔子十四箇擘

生薑五兩

香豉四合綿裹

右三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生薑。取二升半。內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溫進一服。得吐者止後服。

二升半下外臺有去滓二字。吐上玉函有快字。外臺引千金翼得吐者三字。作安卽二字。成本不載。本方第十卷云。梔子湯方。

內加生薑五兩餘。依前法得吐止後服。

錫云。嘔者。中氣逆而不得交。加生薑以宣通之。鑑云。嘔者是熱迫其飲也。

加生薑以散之。

發汗若下之。而煩熱。胸中窒者。梔子豉湯主之。脉經窒作塞。千金窒下有氣逆搶心四字。